

湯文正公史稿



潛菴先生擬明史稿卷之六

睢州湯

斌潛菴擬

同里田蘭芳箕山評

歷志

二十四年三月壬午占月食不應河南按察司僉事邢雲路言治歷之要無踰觀象測景候時籌策四事臣以四事窺天運胥日異而月不同卽如今年日至大統推在乙未日申正二刻臣以癸巳甲午丙申丁酉之晷相加減實測二百五十九刻七十三分四十五秒得乙未日未正一刻復取前後潛菴先生史稿歷志卷之六

一

二十餘日計二千餘刻日且而量之秒秒而校之皆同未正一刻無殊科此日行所至昭昭在天可以數籌可以景測乃大統差至後天九刻餘計氣應應損九百餘分而不自覺豈其未嘗籌測耶不甯惟是今年立春夏至立冬皆適值子半之交臣測立春乙亥而大統推丙子臣測夏至壬辰而大統推癸巳臣測立冬己酉而大統推庚戌夫立春立冬乃王者行陽德陰德之令而夏至則其祀方澤之期也今皆相隔一日則理人事神之謂何是豈爲細故耶且曆法疎密驗在交食自昔記之矣



乃今年閏八月朔日有食之大統推初虧已正二刻食幾既而臣候初虧已正一刻食止七分餘大統實後天幾二刻而計閏應及轉應若交應則各宜如法增損之矣蓋日食八分以下陰歷交前初虧西北固歷家所共知也今閏八月朔日食實在陰歷交前初虧西北其食七分餘明甚則安得謂之初虧正西食甚九分八十六秒耶而大統之不效亦明甚然此八月也若或值元日於子半則當退履端於月窮而朝賀大禮當在月正二日矣又

可謂細故耶此而不改臣竊恐愈久愈差將不流潛菴先生史稿

歷志卷之六

二

而至春秋之食晦不止臣故曰閏應轉應交應之宜俱改也而刑科給事中李應策亦言大統歷本之郭守敬以彼減二十四分二十五秒於周歲加二十五分七十五秒於周天窺度精到有陋太初大衍等爲不足言者然積六十六年有奇而退一度則推驗之始已知有差何不卽酌定畫一而必俟其退一度逾六十六年而後更無乃釐毫之除加之周天者微多減之周歲者微少纖悉難究姑置此爲盈虛之驗而探頤索隱不能不隨時以待歟雲路持觀象測景候時籌策四事議諸應宜俱



改使得中秘星歷一編閱而校焉必自有得而是時歷官皆承世族隸名食祿本無知歷者見雲路疏甚惡之於是監正張應侯奏詆其誣且言僭妄惑世其心不可問禮部尚書范謙乃言歷數精微欲斟酌損益緣舊爲新非監官膠執成法者所能爲也乞以雲路提督欽天監事督率官屬精心測候積之數年酌定歲差世世遵循以成一代之典章至律例所禁乃指民間妄言妖祥者爾若夫天官書天文志歷書歷志載在史冊昭然可考固國家之大事學士大夫之所宜討論者也豈星官歷

潛菴先生史稿

歷志卷之六

三

士之所得私乎大明會典云天文地理藝術之人禮部博訪取用何嘗禁人習學乎監官拘守成算旣不能深思測驗以窮其變又不能虛心考訂以復其常今幸有其所當和衷共事毋專已守殘徒懷妬忌爲也不報三十八年禮部上言先據欽天監奏本年十一月壬寅朔日食七分五十七秒未時正一刻初虧申時初三刻食甚酉時初初刻復圓食甚日躔尾宿一十五度八十五分一十三秒及見兵部職方司員外郎范守已疏稱親驗日晷未時不虧至申時初刻始見西南畧有虧形正



二刻方食甚酉初初刻尚未復圓而日已入地又以分數不至七分五十餘秒臣惟治歷明時國家要務歷官果按成法而差則當如前代歲差之法隨時修改以合天道今歲冬至日躔當在箕四度二十二分明甚乃歷官七政歷內辛丑年已註箕三度後知其謬仍改箕四度夫歲差之法既有錯誤則日食安得與天符合今當博求通知歷學者令與監員集議又如華湘所言於冬至前親詣觀象臺晝夜推測日記月書至次年冬至於各行度一一驗實以覈前聞則於成法果合果離果當修

潛菴先生史稿

歷志卷之六

四

改與否必有親切著明者而後歷可議也至於日食宜講里差蓋日輪大月魄小故自下望之南北不同則食分有多寡東西不同則食時有先後於此並加研考庶歷法靡差而明時有賴矣三十九年五官正周子愚言大西洋歸化遠臣龐迪戡熊三拔等攜有彼國歷法多中國典籍所未備者乞照洪武中譯西域歷法例取知歷儒臣率同監官將諸書盡譯以補典籍之缺禮部因奏精通歷學如按察使邢雲路兵部郎中范守己爲時所推請

改授京卿共理歷事又翰林院檢討徐光祿南京



工部員外李之藻亦皆精心歷理可與龐迪峩熊  
三拔等同譯西洋歷法俾雲路等參訂修改然歷  
法疎密莫顯於交食欲議修歷必重測驗乞勅所  
司修治儀器以便從事疏入留中四十年四月巳  
卯曉望月食先是欽天監奏推食六分二十秒初  
虧寅一刻復圓辰初刻至期測得寅三刻初虧約  
食三分餘四十一年南京太僕寺少卿李之藻上  
西歷法畧言邇年臺監失職推算日月交食時刻  
虧分往往差謬交食既差定朔定氣由是皆舛伏

見大西洋國歸化遠臣龐迪峩龍華民熊三拔陽

潛菴先生史稿

歷志  
卷之六

五

瑪諾等洞知歷算之學攜有彼國書籍久漸聲教  
曉習華音其言天文歷數有中國昔賢所未及道  
者一曰天包地外地在天中其體皆圓皆以三百  
六十度筭之地徑各有測法從地窺天其自地心  
測算與自地面測算者都有不同二曰地面南北  
其北極出地高低度分不等其赤道所離天頂亦  
因而異以辨地方風氣寒暑之節三曰各處地方  
所見黃道各有高低斜直之異故其晝夜長短亦  
各不同所得日景有表北景有表南景亦有周圍  
圓景四曰七政行度不同各爲一重天層層包裏



推算周徑各有其法五曰列宿在天另行度以二萬五千餘歲一周此古今中星所以不同之故不當指列宿之天爲晝夜一周之天六曰五星之天各有小輪原俱平行特爲小輪旋轉於大輪之上下故人從地面測之覺有順逆遲疾之異七曰歲差分秒多寡古今不同蓋列宿天外別有兩重之天動運不同各有定算其差極微八曰七政諸天之中心各與地心不同處所春分至秋分多九曰秋分至春分少九日此由太陽天心與地心不同處所人從地面望之覺有盈縮之差其本行初無

潛菴先生史稿

歷志卷之六

六

盈縮九曰太陰小輪不但算得遲疾又且測得高下遠近大小之異交食多寡非此不確十曰日月交食隨其出地高低之度視法不同而人從所居地面南北望之又皆不同兼此二者食分乃審十一曰日月交食人從地面望之東方先見西方後見凡地面差三十度則食差一時而以南北相距二百五十里作一度東西則視所離赤道以爲減差十二曰日食與合朔不同日食在午前則先食後合在午後則先合後食凡出地入地之時近於地平其差多至八刻漸近於午則其差時漸少十



三曰日月食所在之宮每次不同皆有捷法定理  
可以用器轉測十四曰節氣當求太陽真度如春  
秋分日乃太陽正當黃赤二道相交之處不當計  
日勻分凡此十四事臣觀前此天文歷志諸書皆  
未能及或有依稀揣度頗與相近然亦初無一定  
之見惟是諸臣能備論之不徒論其度數而已又  
能論其所以然之理蓋緣彼國不以天文歷學爲  
禁五千年來通國之俊曹聚而講究之窺測既核  
研辨亦審與中國數百年來始得一人無師無友  
自悟自見此豈可以疎密校者哉觀其所製窺天

潛菴先生史稿

歷志  
卷之六

七

窺日之器種種精絕即使郭守敬諸人尙在未或  
測其皮膚又况見在臺監諸人刻漏塵封星臺迹  
斷者自非可同日而論也昔年利瑪竇稱博覽  
超悟其學未傳溢先朝露土論至今惜之今龐迪  
峩等鬚髮已白年齡向衰失今不圖政恐後無解  
人伏乞勅下禮部亟開館局將迪峩等所有歷法  
照依原文譯出成書其於鼓吹休明觀文成化不  
無裨補也又禮科給事中姚永濟亦以爲言四十  
四年邢雲路獻七政真數其畧曰凡步歷之法必  
以兩交相對彼交印此交此交符彼交兩交正而



中間時刻分秒之度數自一可按七政之行其  
理皆同日月之交食卽五星之凌犯以同度同道  
也故日月食爲日月交五星在黃道間合伏爲日  
與五星交月與五星凌犯爲月與五星交木星與  
火星凌犯爲木星與火星交推之五星互犯莫不  
皆然故兩交相對而互相發明七政之能事畢矣  
以此法布算今歲七月十六日戊寅夜望月食推  
得是月望交泛分一十三日八十四刻五十六分  
六十三秒陰歷交前一度二十二分三秒九十五  
微月食分一十三分五十九秒六十九微定用分

潛菴先生史稿

歷志卷之六

八

六刻六十八分四十五秒二十一微既內分二刻  
八十六分六十五秒七十微既外分三刻八十一  
分七十九秒五十一微初虧分六刻四十三分二  
十秒八十九微食既分一十刻二十五分四十微  
食甚分一十三刻一十一分六十六秒一十微生  
光分一十五刻九十八分三十一秒八十微復圓  
分一十九刻八十分一十一秒三十一微初虧丑  
初二刻食既丑正二刻食甚寅初一刻生光寅初  
三刻復明寅正三刻此月食之數卽日月交之數  
也其推步五星盈初之數卽五星交之數也三數



定而七政明矣。天啟元年春雲路詳述日月交食分數以備修歷。言臣數歲以來勉竭心力正表整度孔壺浮箭步得日月交食詳悉分數謹此具述。按新法推泰昌元年庚申歲十一月十六日己丑夜望月食初虧漏下二百七十三籌五十三分計九十七刻二十四分食既漏下二百九十四籌六十分計八十八分生光漏下三百三十二籌四十分計七刻四十分復圓漏下三百五十三籌四十八分計一十一刻各以發欵求之得初虧夜子初一刻食既子正一刻食甚子正四刻生光丑初三刻復圓丑正三刻月食一十四分九十九秒食甚月離黃道畢宿一十四度三十分一十秒而授時則推初虧子正一刻食既丑初一刻食甚丑正初刻生光丑正三刻復圓寅初三刻月食一十三分三十一秒月離黃道畢宿一十四度三十四分四十四秒與天不合如以授時爲是臣當是日以漏箭自子平計至初虧月在五車星下天關星西諸王東第一星爲九十七刻三十四分而夜子初一刻無疑迺仰觀在天管窺所共覩隸首所共算者授時誤矣是其見在之數與天合符者也復以此



法推天啟元年辛酉歲四月壬申朔日食初虧申  
正一刻食甚酉初一刻復圓酉正初刻日食一分  
八十六秒復圓日在天未入地食不及三分不救  
而授時則推是日食初虧申正三刻食甚酉正初  
刻復圓戌初初刻日食三分九十一秒日未入已  
復光三分一十三秒日已入未復光八十秒與天  
不合以新法推天啟三年癸亥歲九月壬寅夜望  
月食初虧申正三刻食甚酉初三刻復圓戌初初  
刻月食五分三十八秒月未出已食五分二十五  
秒月已出見食一十三秒不及一分不救而授時

潛菴先生史稿

歷志  
卷之六

十

則推月食七分八秒月未出已食一分九十八秒  
月已出見食五分一十秒與天不合是其未來之  
數以見在之數知之者也再以此法上推而宋而  
唐而漢惟宋仁宗天聖二年甲子歲五月丁亥朔  
日食五十七秒考宋史載是年五月朔日當食五  
分有奇候之不食司天監奏日食不應中書奉表  
稱賀以郭守敬授時歷法算亦當食不食以新法  
推唐開元十二年甲子歲七月戊午朔日食在寅  
刻及日出止見食一分四十秒考唐史載一行算  
是年七月朔當食半強自交趾至朔方候之不食



一行以爲德之動天以授時法算亦當食不食以  
新法推漢靈帝熹平四年乙卯歲正月己巳朔日  
食在寅刻及日出止見食一分十秒考漢史無日  
食蔡邕上書謂元旦親見日體微傷同羣臣赴宮  
門欲救不得以授時歷法算是日卯時日食夫此  
三日食乃紊亂懸絕之最甚者凡日食不及三分  
與不食同不救夜食亦不爲食唐宋皆食一分餘  
算不及三分而歷官皆以日月失行乃日月何嘗  
失行漢唐宋及郭守敬俱算差而新法俱算合是  
其已往之數與天合符者也漢熹平至今一千四

潛菴先生史稿

歷志  
卷之六

十

百餘年之久而新法猶合則未來皆合可知然臣  
獨未敢自以爲是也蓋天道高遠自古難求後之  
不察率多輕易作法詭訑自聖如元授時歷成著  
爲歷經自謂推算之精古今無比而未久輒差臣  
今不揣妄意窺天亦安保其盡善第所立新法頗  
似近密臣今年七十有三矣止求進言非求進身  
伏乞勅部議覆章下禮部至冬雲路又奏臣本年  
春言四月朔日食歷數臨期測驗分刻乃有不合  
臣始悟歷元立法原自無差而其差者乃今大統  
歷沿郭守敬授時歷之誤也蓋日食者月食之也



故正歷一準於月食而月之分數與限度定法皆其綱領最大者授時定月食分三十分及十五分月食限十三度五分定限八十七分此守敬率南北日官以儀器測驗於天自丙子至庚辰又經甲午再驗幾二十年自謂推步之精可永久無弊以故大統歷用之臣今所步歷亦用之及四月朔日食測驗方見其差乃悟以異乘同除另變其法變月食分三十分爲三十五分變十五分爲十七分五十秒變定限十三度五分爲十三度十二分五十秒變定法八十七分爲七十五分諸數既變乃

潛菴先生史稿

歷志卷之六

七

依舊歷元立法布曆一一方合然後知歷元法原

自無差而其差者大統相沿授時法誤之也故必

如臣所推以五千七百四十爲日食成限以四千

九百二十爲月食成限以三十五分爲月食分而

黜郭守敬之三十分方爲正法章下禮部知之雲

路嘗言授時歷法上考下推每百年消長一分而

李德芳疏稱消長一日德芳誤也若元統閏氣轉

交四準實皆授時之數接年續之但去其消長之

法而一無所改乃竟以修改自命將誰欺乎且授

時之法乃六十六年三分年之二差一度統謂七



十年差一度亦非雲路復辨論授時大統二歷之失其論授時也一曰授時求盈縮遲疾差立二術一術不拘整日半日奇零時刻以平立差三乘之爲密一術用加分損益積度乃以二日對減餘乘時刻立零數則分秒微有不合爲疎也一曰授時定南北東西定差先言陰陽二歷於南北定差云在盈初縮末者交前陰歷減陽歷加交後陰歷加陽歷減在縮初盈末者反是於東西定差云在盈中前者交前陰歷減陽歷加交後陰歷加陽歷減中後者交前陰歷加陽歷減交後陰歷減陽歷加

潛菴先生史稿

歷志卷之六

三

在縮反是皆非也夫方求定差尚未有正交中交限度則陰陽歷去中前後度從何而出則於何處加減之正法曰南北差盈初縮末正交減中交加縮初盈末正交加中交減東西差盈歷正交中前減中後加中交中前加中後減縮歷正交中前加中後減中交中前減中後加爲是一曰授時引李楚蘇統皆以月行當有遲疾不必在牽牛東井婁角之間乃言行道有遠近出入所生其言似是而非也蓋月行高低處在牽牛東井至婁角始平行者古時則然而久之則漸移他宿如日躔漢時在



斗而今退至箕所謂不必在牽牛東井婁角之間者此也若謂爲月行當有遲疾由道有遠近出入所生則非蓋月行遲疾遠近出入所生乃月行一周天出入黃道內外寬狹所離之數在古時每周高低處在牽牛東井間平行俱在婁角至年久方漸移他宿耳故守敬引李蘇之言以證月行遲疾之理其說似是而非不可不辨一曰日食爲月所掩人以目視九服不同故有時差分月食行入暗虛異地所見皆同宜無時差故宋志應天等歷直以定望小餘爲食甚定分而紀元歷則立時差金

潛菴先生史稿

歷志卷之六

古

重修大明歷亦用之授時歷因而未革其謂月食分視定望分在日周四分之一已下爲卯前已上復減半周爲卯後在四分之三已下減去半周爲酉前已上復減日周爲酉後以卯酉前後分自乘退二位如四百七十八而一爲時差子前以減子後以加皆加減定望分此元史之文其說非也然授時時差之說固非而揆以密率則月亦有時差焉其時差者乃人處其偏日出入分早晚不一則人目所視去日月對衝之中心少頃方至微有差殊也故以日周減卯酉前後分餘數止在刻下分



秒間爲時差以加於定望爲食甚定分然而有加無減者以日月相對相迎之故耳若異地則反是此月食無時差中之時差也一曰元史載授時求月食既法以既內分與二十分相減相乘平方開之所得以五千七百四十乘之如入定限行度而一爲既內分非也蓋日大月之半故日食定法二十分月食定法三十分三十分半之而十五分乃月食既分如月食十分已上者去其十分餘爲既單分是月西邊與日西邊齊至日東邊所食之數爲既單分也以既單分用減月食既分十五分餘潛菴先生史稿歷志卷之六

復以單分乘之平方開之所得以四千九百五十乘之如入定限行度而一爲既內分以減定用爲既外分爲是若如授時云以既內分與一十分相減相乘夫未得數先安得有既內分一十分已過之數又與既分無預何以相減相乘爲也且四十九刻二十分者乃以昏至曉夜六時因每時八刻二十分所得之數爲夜定法也若五十七刻四十分者乃以曉至昏七時因每時八刻二十分所得之數爲晝定法也晝定法乃推日食所用而守敬誤用以推月食定用分併食既分非其類矣今欽



天監用四十九刻二十分却是其論大統也一日  
革象新書載斗綱所指謂之月建又載建子之月  
次名元枵以至建亥之月次名娵訾此趙緣督之  
言其說非也蓋在天宮次原與月建無關况正月  
昏時斗杓指寅惟雨水後六日則然雨水後六日  
以前斗杓不指丑乎雨水後六日指寅惟今時則  
然久之天星漸移數百年後不轉而二月指丑乎  
緣督不知而誤以天星之次舍加爲地盤之月建  
欽天監不知而刻於天文星圖考畧中幾何而不  
述亂人之耳目耶一曰四正者歲周之四分也冬

潛菴先生史稿

歷志  
卷之六

六

至卽冬至夏至卽夏至春分前三日爲春正秋分  
後三日爲秋正每正初日則黃赤道同度如元授  
時冬至初日至箕宿十度至今萬歷年退至箕宿  
五度以推天正冬至赤道變黃道則惟宜以冬至  
初日下赤道度率一度八分六十五秒而一卽得  
黃道度正以是日赤黃道同度爲四正之一正也  
今大統推冬至初日因此時日躔箕五度遂誤用  
至後五度下率不及減以四度下率一度八分四  
十九秒減之若曰今日躔箕五度亦宜用五度率  
也則大謬不然矣夫日躔箕五度者乃三百餘年



自箕十度退至箕五度也與冬至初度行至至後  
之五度何關如久而日退於尾十九度亦將以十  
九度下之度率減之乎何惇戾之甚也一日授時  
歷至元辛巳黃道躔度十二交宮界守敬所測也  
至今三百餘年冬至日躔已退五度則宜另考日  
躔宮界另以赤道變黃道以合今時在天宮界從  
古歷家未有以三百年後仍用三百年前黃道者  
考唐志云日躔宿度如郵傳之過宿度既差黃道  
隨而變矣元志云黃道宿度當據歲差所移依術  
推變嘉靖初樂護亦嘗以是爲言何監官不之察

潛菴先生史稿

歷志  
卷之六

七

也一日元大都卽今順天府授時大都測景夏至  
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反是我朝洪武初  
南京測景冬夏晝夜長止五十九刻短止四十一  
刻今欽天監以授時大都之歷法步洪武南京之  
刻漏冬夏二至各差三刻以故正統十四年歷冬  
夏至晝夜六十一刻想監官以漏記之覺其差而  
改人駭以爲異而不知爲順天測景宜然之數也



睢州湯 斌潛菴擬

同里田蘭芳箕山評

歷志

崇禎二年五月乙酉朔日食大統歷預推食三分二十四秒初虧已正三刻食甚午初三刻復圓午正三刻回回歷預推食五分五十二秒初虧午初三刻食甚午正三刻復圓未初三刻時禮部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徐光啟預推順天府見食二分有奇初虧已正三刻二分食甚午初二刻六分

潛菴先生史稿

歷志卷之七

一

復圓午初四刻六分應天府見食六分有奇瓊州府食旣大甯以北不見食已而光啟之法驗大統回回歷皆疏莊烈愍帝切責欽天監官於是禮部言據五官正戈豐年等稱大統歷乃國初監正元統所定其實卽郭守敬授時歷也二百六十年來歷官按法推步一毫未嘗增損非惟不敢亦不能若妄有竄易則失之益遠矣竊詳歷始於唐堯至今四千年其法從粗入精從疏入密漢唐以來有差至二日一日者後有差一二時者至於守敬授

時之法古今稱爲極密然中間刻數依其本法尙



不能無差此其立法固然非職所能更改豈惟職等卽守敬以至元十八年成歷越十八年爲大德三年八月已推當食而不食大德六年六月又食而失推載在律歷志可考也是時守敬方以昭文殿大學士知太史院事亦付之無可奈何良以心思技術已盡於此不能復有進步矣夫彼立法者尚然况職等斤斤守法者哉今欲循守舊法向後不能無差欲行修改更非淺陋所及遵奉嚴綸措躬無地臣惟歷法大典唐虞以來咸所隆重故無百年不改之歷我國家事事度越前代而獨此一

潛菴先生史稿

歷志卷之七

二

事畧無更定豈所以昭聖朝之令典哉乞允臣奏開局修改從之乃議以本部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徐光啓督修歷法且言近世言歷諸家大都宗郭守敬舊法比於見在歷官藝猶魯衛至若歲差環轉歲實參差天有緯度地有經度列宿有本行月五星有本輪日月有真會似會皆古來所未聞惟西國之曆有之而舍此數法則交食凌犯終無密合之理宜取其法參互考訂使與大統法會同歸一卽本朝之歷可以遠邁前代矣已而徐光啓上歷法修正十事其一議歲差每歲東行漸長



漸短之數以正古來百年五十年六十六年多寡  
互異之說其二議歲實小餘昔多今少漸次改易  
及日景長短歲歲不同之因以定冬至以正氣朔  
其三每日測驗日行經度以定盈縮加減真率東  
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步日躔其四夜測月行經緯  
度數以定交轉遲疾真率東西南北高下之差以  
步月離其五密測列宿經緯行度以定七政盈縮  
遲疾順逆違離遠近之數其六密測五星經緯行  
度以定小輪行度遲疾留逆伏見之數東西南北  
高下之差以推步凌犯其七推變黃赤道廣狹度

潛菴先生史稿

歷志卷之七

三

數密測二道距度及月五星各道與黃道相距之  
度以定交轉其八議日月去交遠近及真會似會  
之因以定距午時差之真率以正交食其九測日  
行考知二極出入地度數以定周天緯度以齊七  
政因月食考知東西相距地輪經度以定交食時  
刻其十依唐元法隨地測驗二極出入地度數地  
輪經緯以求晝夜晨昏永短以正交食有無先後  
多寡之數因舉南京太僕寺少卿李之藻西洋人  
龍華民鄧玉函同襄歷務疏奏報可九月癸卯開  
歷局命光啓督修歷法三年鄧玉函卒徵西洋人



湯若望羅雅谷譯書演筭進光啟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協理詹事府詹事督修歷法如故時巡按四川監察御史馬如蛟薦資縣諸生冷守忠精歷學都察院以所呈歷書送局光啟復咨云歷之始事先定氣朔歷之終事必驗交食今崇禎四年辛未歲前冬至大統歷推在庚午十一月十八日亥正一刻新法定在十九日丑初一刻五分四十一秒則大統歷已先天一十二刻有奇乃守中所推在酉初四刻又先於大統一十六刻比之新法共先二十八刻有奇燕越蒼素不啻遠矣更考是

潛菴先生史稿

歷志卷之七

四

年四月十五日戊午夜望月食欽天監推食限一十四分九十九秒初虧於正東爲丑初三刻食旣爲丑正三刻食甚爲寅初二刻生光爲寅正一刻復光於正西爲卯初初刻而新法所推則食限二十六分六十秒其在順天府則初虧在丑初一刻內第二十五分三十秒食旣在丑正一刻內第五十一分二十三秒食甚在寅初一刻內第六分四十三秒生光在寅初四刻內第五十九分二秒復圓在卯初初刻內第二分二十三秒又依各省直道里推之如四川成都府則初虧在子正初刻九



十一分一十三秒食既在丑初一刻二十六分六十七秒食甚在丑正初刻七十分六十三秒生光在寅初初刻二十六分四十秒復圓在寅正初刻五十分七十三秒蓋順天府復圓之時月輪准在地平上未入四川復圓之時月輪尚在地平上一十五度有奇守中云加時在晝此則相左之甚而明白易見也四年夏四月戊午夜望月食光啟預定月食分秒時刻方位奏言日食隨地不同則用地緯度算其食分多少用地經度算其加時早晏月食分秒海內並同止用地經度推求先後時刻

潛菴先生史稿

歷志卷之七

五

漢安帝元初三年三月二日日食史官不見遼東以聞五年八月朔日食史官不見張掖以聞蓋食在早獨見於遼東食在晚獨見於張掖當時京師不見食非史官之罪而不能言遼東張掖之見食則其法爲未密也唐書載北極出地自林邑十七度至蔚州四十度元人設四海測驗二十七所庶幾知詳求經緯之法矣臣從輿地圖約畧推步開載各省今食初虧度分蓋食分多少旣天下皆同則餘率可以類推不若日食之經緯各殊必須詳備也又月體一十五分則盡入闇虛亦十五分止



耳而臣今推二十六分六十秒者蓋闡虛體大於月若食時去交稍遠卽月體不能全入闡虛止從月體論其分數是夕之食極近於二道之交故月入闡虛三十五分方爲食旣更進一十一分有奇乃得生光故爲二十六分有奇如回回歷推十八分四十七秒畧同此法也己而四川呈報冷守中原推四月十五交十六日月食寅正二刻初虧卯初二刻食甚卯正二刻復圓月食一十三分二十八秒至期參政賀自鏡等公同候驗乃初虧正東子正初刻食旣丑初三刻食甚丑正月初刻生光寅

潛菴先生史稿

歷志卷之七

六

初三刻復圓正西寅正二刻與新法昭合守中所推實差二時冬十月辛丑朔日食新法預推順天府見食二分一十二秒初虧午正一刻內九十四分四十一秒食甚未初二刻內一十三分三十三秒復圓未初四刻內五十一分三十三秒食甚日躔黃道大火一度二十五分二十八秒月離白道經度未至中交二度一十五分三十一秒緯度距黃道北實行七十五分二十二秒不應見食用三差法筭得本地視行距黃道北二十七分又用二徑折半法筭得見食分如前應天府以南全不見



食大漠以北食既例以京師見食未及三分不救  
護光啟言日月交食皆天驗之大者而月食在夜  
加時早晚苦無定據惟日食按晷定時無可遷就  
故歷法疎密獨此最爲的證况臣等纂輯新法漸  
次就緒而向後交食爲期尚遠此時不一指實與  
監員共見至歷成之後無憑取驗何從強其必信  
而妄意習之乎且是食之必當測候有四說焉按  
日食有時差舊法用距午爲限中前宜減中後宜  
加以定加時早晚若食在正中則無時差不用加  
減故臺官相傳謂日食加時有差多在早晚日中

潛菴先生史稿

歷志卷之七

七

必合獨今此食旣在日中而加時則舊術在後新  
術在前當差三刻以上所以然者七政運行皆依  
黃道不由赤道舊法所謂中乃赤道之午中而不  
知所謂中者黃道之正中也黃赤二道之中獨冬  
夏二至乃得同度餘日漸次相離今十月朔去冬  
至度數尚遠兩中之差二十三度有奇豈可仍因  
食限近午不加不減乎若食在二至又正午相值  
果可無差卽食於他時而不在日中卽差之原尚  
多亦復難辨適際此日又值此時足爲顯證是可  
驗時差之正術一也交食之法旣無差誤及至臨



期實候其加時又或少有後先此則不因天度而  
因地度地度者地之經度也本方之地經度未得  
真率則加時難定其法必從交食時測驗數次乃  
可校勘畫一今此食依新術測候其加時刻分或  
前後未合當取從前所記地經度分斟酌改定此  
可以求里差之真率二也時差一法溺于所聞但  
知中無加減而不知中分黃赤今一經目見一經  
口授人人知加時之因黃道人人知黃道極之歲  
一周天奈何以赤道之午正爲黃道之中限乎因  
此推彼他術皆然足以明學習之甚易三也監臣

潛菴先生史稿

歷志卷之七

八

所最苦者從來議歷之人詆爲擅改不知其斤斤  
墨守郭守敬之法卽欲改不能也守敬之法加勝  
於前多矣而謂其至今無差亦不能也如時差等  
術蓋非一人一世之聰明所能揣測必因千百年  
之積候而後智者會通以立法若前無緒業卽守  
敬不能驟得之况諸臣乎此足以明疎失之非辜  
四也有此四者卽分數甚少亦宜詳加測候以求  
顯驗從之至期光啟率監員預點日晷調壺漏將  
測高儀器推定食甚刻分應得日軌高於地平三  
十五度四十分又於密室中斜開一隙置窺筭遠



鏡以測虧復晝日體分數圖板以定食分候至午  
正二刻方見初虧至正四刻食甚儀上得日高三  
十五度四十分未初三刻內已見復圓食甚分數  
未及二分於是光啟言臣前疏四款其第二言本  
方里差經度未得真率今食甚之度分密合在經  
度里差似已無煩更定矣獨食分未合原推者蓋  
因太陽光大能減月魄必食及四五分以上乃得  
與原推相合然此測用密室窺筒形象分明方能  
得此分數倘止憑目力則炫耀不真或水盆映照  
亦蕩搖難定恐所少尚不止此也帝是之時有滿

潛菴先生史稿

歷志  
卷之七

九

城布衣魏文魁著歷元歷測二書是年令其子象  
乾進歷元於朝通政司送局考驗光啟爲摘當極  
論者七事其一歲實自漢以來代有減差至授時  
減爲二十四分二十五秒依郭法百年消一今當  
爲二十一秒有奇而歷元用楊級趙知微之三十  
六秒翻覆驟加與郭法懸殊矣所宜極論者二其  
一句股弧矢歷學之斧斤繩尺也每測皆覓弧背  
每筭皆求弦矢而今歷測中猶用圍三徑一開方  
求矢之法此術一誤何所不誤所宜極論者二其

一冬夏至不爲盈縮之定限今考日躔春分迄夏



至夏至迄秋分此兩限中日時刻分不等又立春迄立夏立秋迄立冬此兩限中日時刻分亦不等此皆測量易見推筭易明之事蓋太陽盈縮之實限宜在夏冬二至之後而各有時日刻分代有長消加減所宜極論者三其一舊歷言太陰最高得疾最低得遲且以圭表測而得之非也太陰遲疾是入轉內事表測高下是入交內事若云交卽是轉緣何交終轉終兩率互異旣是二法豈容混推以交道之高下爲轉率之遲疾耶交轉旣是二行而月行轉周之上又復左旋所以最高向西行則

潛菴先生史稿

歷志卷之七

十

極遲最低向東行乃極疾正與舊法相反五星高下遲疾亦皆準此所宜極論者四其一曰食法謂在正午無時差非也時差言距非距赤道之午中乃距黃道限東西各九十度之正中也而黃道限之正中在午中前後有差至二十餘度者若依正午加減焉能必合所宜極論者五其一交食限定爲陰歷距交八度陽歷距交六度亦非也本局考定陰歷當十七度陽歷當八度月食則定限南北各十二度所宜極論者六其一歷測云宋文帝元嘉六年十一月己丑朔日食不盡如鈞晝星見今



以郭氏授時歷推之止食六分九十六秒郭歷舛  
矣不知所謂舛者何也如郭歷果推不盡如鈞晝  
星見則真舛耳今云六分九十六秒乃是密合非  
舛也夫月食天下皆同日食九服各異前史類能  
言之南宋都於金陵郭歷造於燕中相去三千里  
北極出地差八度日食分數宜有異同矣其云不  
盡如鈞當在九分左右而極差八度時在十一月  
則食差當得二分弱郭歷推得七分弱非密合而  
何本局今定日食分數首言交次言地次言時一  
不可闕所宜極論者七已而文魁反覆論難語甚

潛菴先生史稿

歷志  
卷之七

十一

忿激於是光啓更申前說開喻之著爲學歷小辯  
其一曰歲實小餘自漢迄元漸次減率彼皆實測  
實算以爲當然何獨今日乃應驟加或處士實測  
冬至時刻知大統未嘗後天故加之耶此亦不爲  
無見然亦知冬至時刻終古無定率乎使果有定  
率則處士所定歲餘歲歲加增足矣何爲每測必  
差乃至棧自定小餘更多四刻以上耶今新法定  
用歲實更減於元不知者必謂不惟先天且先大  
統乃以推壬申冬至大統得己亥寅正一刻而新  
法得己亥辰初一刻十八分何也蓋正歲年與步



月離相似冬至無定率與定朔定望無定率一也  
朔望無定率宜以平朔望加減之冬至無定率宜  
以平年加減之若郭太史所增減之歲實者平年  
也故新法之平冬至雖在大統前其定冬至恒在  
大統後也其二曰句股三乘術非誤也特徑一圓  
三不合耳弧與弦終古無相準之率無論古率徽  
率太一率卽多分之至萬萬億猶是弦也不則外  
周之切線也且弧弦之術舉手卽須每推一法數  
四用之卽依古率推演已覺太繁况徽密諸率乎  
新法於此有論說有立成有通率都爲八十餘萬  
潛菴先生史稿歷志卷之七

言作者雖勞用者甚逸且其爲用又甚大故各大  
測處士欲羅而致之歷元中竊恐崇臺九成延袤  
百丈而不混者或未易寄人廡下也其三曰舊法  
冬夏二至爲盈縮之定限今云否者非無據也古  
名歷家精詳測候見春分至立夏行四十五度有  
奇立秋至秋分亦行四十五度有奇其度分等而  
中間所歷時日不等又時日多寡世世不等因知  
日行最高度上古在夏至前今世在夏至後六度  
則夏至後六度乃真盈縮之限此卽真冬至所自  
出矣達者自能豁然其四曰舊法用圭表測太陰



謂得去地高庫者交道也非轉率也九年再測者亦非測太陰測月孛也月交東鶩月轉西馳兩道遠行是生月孛孛者悖也月轉至是則違天行故最遲也九年以內孛實行天一周四年半在高四  
年半在庫其測高測庫之月日太陰必與孛同度既得同度必是最遲豈因圭表所測去地高下爲其遲疾耶且孛雖九年而一周月則二十七日有奇而一轉若洞悉交轉之義深明平自之說卽月  
月自有其遲疾日日可得其高下何必九年哉如必九年乃得則歲星須十二年填星須二十九年

潛菴先生史稿

歷志卷之七

三

歲差須二萬五千餘年誰能待之其五曰日食距午時差舊法以爲論時則定朔小餘五十刻是也新法以爲論度則黃道九十度限是也時與度有時而合有時而離有食在午中或近午左右而推算時刻乃不合者其度限去年左右稍遠故也如今年十月朔日食午正而監推乃在未初回回歷在未正亦一證已其六曰日食距交限新法定爲陰歷十七度陽歷八度非妄也卽今年十月朔日食甚依法推得日食甚時月未至中交十四度強而食及二分則初入食限豈非距交十七度乎何



得定爲陰歷八度耶其說不自西法始大統歷推日食在正交中交限度法曰

視其交定度如在七度以下或三百四十二度以

上皆爲食在正交夫置三百四十二度以減交終

度餘二十二度則是正交後二十二度爲食限矣

又曰如在一百七十五度以上或二百二度以下

皆爲食在中交夫置交中度以減二百二度

餘二十度則是中交前二十度爲食限矣 至宋

仁宗天聖二年甲子歲五月丁亥朔歷官推當食

不食司天奏日食不應中書奉表稱賀諸歷推算

皆云當食夫於法則實當食而於時則實不食今

當何以解之按西歷日食有變差一法是日在陰

歷距交十度強於法當食而獨此日此地之南北

差變爲東西差故論天行則地心與日月兩心俱

潛菴先生史稿歷志卷之七

參直實不失食而從人目所見則日月相距近變

爲遠實不得食顧獨汴京爲然若從汴以東數千

里則漸見食至東北萬餘里以外將全見食也推歷

之難全在此等蓋日食獨在黃道中限乃無變差

不在中限雖食午正亦必有之故曰東西時差不

以午正爲限以黃道九十度之正中爲限也變則

時時不同或多變爲少或少變爲多或有變爲無

或無變爲有其多變爲少少變爲多者人但以推

步爲未工竟不知未工者安在也無變爲有人多

不覺然古史所載亦有食而失推者職此之故星

歷家雖蒙失占之罰亦竟不知其所由惟有變爲

無則推步在先至期 其七曰末一則本部原咨有

弗驗不得傳耳 二說一謂南北里差元史稱四海測驗二十七所

大都北極出地四十度太強揚州三十三度今測



得金陵三十二度半較差八度少依每度二百五十里推之則二千餘里爲其南北徑線有里差則有食分差安可謂日食南北之分秒等耶試問之南來人今年十月朔曾見日食與否當自知之一謂東西里差盡大地人皆以日出處爲東日入處爲西皆以日出時爲卯日入時爲酉有定東西無定卯酉也南北里差論北極出地若干里而高下差一度東西里差論七政出入亦若干里而後先差一度不易之定論驗諸交食最易見矣五年光啟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仍督修歷

潛菴先生史稿

歷志卷之七

七

法是年十月十一日光啟奏本年九月十五日月食先時欽天監以授時歷法推初虧在卯初一刻臣等以新法推初虧在卯初三刻回回科推初虧在辰初初刻三法異同致奉詰問正欲至期測候籍以辨其離合不意候至卯初遂有陰雲迄於天明未見開朗三法是非旣無徵驗則其所以不同之因臣不得不溯流窮源而備陳之蓋聞交食之法先求平朔望平朔望之算起於歷元今歷法本用元授時歷以至元辛巳爲歷元當時所立四應稍有未合臣等新法以崇禎元年戊辰爲歷元兩



者相提已推得舊法後天六十五分爲半刻有奇矣既得平朔望以求定朔望定朔望卽日月之食甚定分也法以日躔盈縮月轉遲疾推其各差又以兩差之校爲加減時差用以加減於平數得定數焉昨九月十四日夜望則太陽在縮歷而授時法縮歷起夏至不知日有最高有夏至兩行異法縮歷宜從最高起算也惟宋紹興年間兩行同度郭守敬後此百年去離僅一度有奇故未覺今最高一行已在夏至後六日有奇以推縮差則舊法後天一十八分有奇也是日太陰在疾歷遲疾之

潛菴先生史稿

歷志卷之七

去

法授時止論一轉周新法謂之自行輪月自行之外又有兩次輪以次密推則舊法疾歷先天二度有奇以推疾差又後天四十分也次以縮疾兩差相校變爲時而求定望宜用減法舊法則一推而得四十八刻九十分新法再推先得四十一刻一十三分有奇次得四十四刻八分兩得相校又差三刻弱故舊法之食甚定分得二十八刻弱新法得三十刻弱以推初虧則舊法得在子正後二十二刻二十二分爲卯初一刻新法得在子正後二十二刻五十九分爲卯初三刻此舊法與新法異



同之因也若回回歷又異二法者臣等實未能盡曉其故僅知彼歷元爲阿刺必年與隋開皇相值去今一千三十餘載矣年遠數殊意其平朔望亦未合也卽以減分論則是日太陽縮歷在四宮一度依彼法得縮差一度四十一分新法得一度四十三分其差二分太陰疾歷在十宮十七度依彼法得疾差二度一十九分半新法得二度六分其差一十三分半兩差相併得十五分半變爲時約彼法在新法後四刻今差五刻者意其緣或在歷元四應否則創法之處距西一萬餘里或里差又

潛菴先生史稿

歷志卷之七

七

未合也總之三家所報各依其本法展轉推求乃始得之不能立異以相畸亦不能中變以相就必欲辨其疎密則在臨食之時實測實驗而已今已徑之事無復可論將來準法似須商求所宜求者蓋有二端其一曰食分多寡按交食法中不惟推步爲難併校驗亦復未易日食時陽晶晃耀每先食而後見月食時游氣紛侵每先見而後食蓋食者二體相交之謂也日食旣交因其大光人目未見必至一分以上乃得見之月食未交闔虛之旁先有黑影侵入於月及其體交反無界限故推步



縱無舛謬而校驗多任目在意揣摩景嚮不能灼見分數以證原推得失如宋臣周琮所定差天一分以下爲親二分以下爲近三分以下爲遠非苟自恕蓋其術止此而已今欲灼見實分有近造窺簡新法日食時用於密室中取其光景映照尺素之上自初虧至復圓所見分數界限真確晝然不爽月食不能定其分秒之限然二體離合之際鄣鄂著明中間色象亦與目測迥異此定分法也其一曰加時早晚定時之術相傳有壺漏爲古法近有輪鐘爲簡法然而調品皆繇人力遷就可憑人

潛菴先生史稿

歷志卷之七

六

意故不如求端於日星晝則用日夜則任用一星皆以儀器測取經緯度數推算得之是爲本法其驗之則測日有平晷新法測星有立晷新法皆龔石範銅鏡畫數度節氣時刻一一分明以之校論交食皆於本晷之上某時某刻先期注定至時徵驗是合是離灼然易見此定時法也二法旣立一遇交食則諸術之得失疏密自然莫遁矣然臺官之歷郭守敬之歷也守敬之法今日之所謂差當時之所謂密也古今月食諸史不載所載日食自漢至隋凡二百九十三而食於晦日者七十七晦



初一日者三初二日者三其疏如此唐至五代凡  
一百一十而食於晦日者一初二日者一初三日  
者一稍密矣宋凡一百四十八則無晦食更矣  
猶有推食而不食者十三元凡四十五亦無晦食  
猶有推食而不食者一食而失推者一夜食而書  
畫者一至加時先後至四五刻者當其時已然至  
今遵用不改安能無誤乃守敬之法三百年來世  
共推以爲度越前代何也高遠無窮之事必積時  
累世乃稍見其端倪故漢至今千七百歲立法者  
僅十有三家蓋於數十百年間一校工拙非一人

潛菴先生史稿

歷志  
卷之七

九

之心思智力所能黽勉者也守敬集前古之大成  
故所差僅四五刻比於前代洵爲密矣若使守敬  
復生今世欲更求精密計非苦心極力假以數年  
恐未易得何可責于沿襲舊法如諸臺臣者乎六  
年冬十月以山東參政李天經督修歷法時光啟  
以病辭歷務逾月卒所著崇禎歷書幾百卷七年  
魏文魁上言歷官所推交食節氣皆非是於是命  
文魁入京測驗是時言歷者四家原設大統回回  
而外別立西洋爲西局文魁爲東局言人人殊議  
歷有如聚訟云是年閏八月十八日天經言本年



八月秋分大統歷算在八月三十日未正一刻新法算在閏八月初二日未初一刻一十分相距約差兩日臣於閏八月二日同監局官生測太陽午正高五十度六分尚差一分入交推變時刻應在未初一刻一十分略合新歷隨取輔臣徐光啟從前測景簿勘對數年俱合春秋傳曰分同道也至相過也二語可爲今日節氣差訛之一證蓋太陽行黃道中線迨二分而黃道與赤道相交此晝夜之所以平而分之各所由起也迨二至則過赤道內外各二十三度有奇矣夫過赤道二十三度有

潛菴先生史稿

歷志卷之七

二

奇爲真至則兩道相交於一線詎不爲真分乎卽舊法亦知分前分後之有晝夜平但拘泥一定之法平分歲實計日立算其於盈縮加減之理多所未曉無怪其認平與分爲二也何也太陽有平行有實行平則每日約行若干而實則有多有寡日日不等必從最高起算法加減之始得真度分真節氣故新法之與舊法惟冬夏二至止差時刻餘則有差至一日二日者不獨秋分爲然皆所當講求畫一者也九月十二日天經言臣考測七政

預報會合凌犯行度內開九月初四日昏初火星



與土星同度初七日卯正二刻金星與土星同度  
十一日昏初金星與火星同度臣借羅雅谷等同  
郎中陳六韜等並監局官生詣觀星臺候至昏初  
用簡儀測得火星在尾四度五十分土星在尾四  
度七十分至初七日候測土金適遇雲掩難見十  
一日又詣臺仍用簡儀測得金星在尾十五度一  
十分火星在尾十五度二十分臣思火土之同度  
也舊法推在初七而臣報初四者合是舊法後天  
三日而新法密金火之同度也舊法推在初三而  
臣報十一日合是舊法先天八日而新法又密蓋

潛菴先生史稿

歷志  
卷之七

五

五星一道千古塵蒙卽守敬諸人當年且不能別  
創一解別樹一義如今日之累黍不差者何況剿  
襲舊說者乎又文魁奏天經所報木星犯積尸不  
合於是天經又言測驗之法非止一端測驗之儀  
非止一器要皆各適其用而窺管則創自西洋爲  
用甚大窺管之制論其圓徑不過寸許凡兩星密  
聯星體細微及兩星相距半度以內新法所謂三  
十分窮儀器與目力不能測見者皆能明晰其容  
半度強者卽此管之度分也如觜宿三星相距三  
十七分則不能同見五車西柱下三星相距四十



四分愈不能同見其爲半度強明甚臣於閏八月二十五日夜及九月初一日夜同部監諸臣在局仰見木星在鬼宿之中距積尸僅半度因木星光大氣體不顯是以獨用此管人人各自窺見積尸爲數十小星團聚木星與積尸共納一管禮臣陳六韜所謂恍見木星之側有數小星結聚云係鬼宿中積尸氣者是也而文魁指爲未犯但據臆算未經實測據稱初二日木星已在柳初則前此豈能越鬼宿而飛渡乎且臣報閏八月二十四日而文魁算在九月初一日相距七日度分已移乃執潛菴先生史稿

歷志卷之七

三

爲不犯之證謬矣然木星之於積氣後此出鬼宿退行時尚一犯焉既退而順行時又一犯焉非直此日之犯已也十月十三日天經預報木星退行順行兩經鬼宿行度尺寸晷刻已而皆驗八年四月初四日天經上歷法條議二十六則其七政公說之議七一曰諸曜之應宜改蓋日月五星各有本行其行有平有視而平行起算之根則爲應應者乃某曜某日某時躔某宮次之數今新法改定諸應悉從崇禎元年戊辰前冬至後已卯日第一

子正爲始二曰測諸曜行度用赤道儀尚不足應



用黃道儀蓋太陽繇黃道中線行日月五星各有  
本道亦皆出入黃道內外而不行赤道若用赤道  
儀測之則所得經緯度分須通以黃赤道率表乃  
可否則所測經度宿次非本曜天上所在之宮次  
也三曰諸方七政行度隨地推算不等蓋日月東  
西見食其時各有先後既無庸疑矣則太陽之躔  
二十四節氣與月五星之掩食凌犯安得不與交  
食同一理乎故新法立成諸表雖以順天府爲主  
而推算諸方行度亦皆各有本法四曰諸曜加減  
分用平立定三差法尚不足蓋加減平行以求視

潛菴先生史稿

歷志  
卷之七

三

行乃歷家之要務第天實圓體與平異類舊所用  
三差法俱從句股平形定者於天體未合卽各盈  
縮損益之數未得其真今新法加減諸表乃以圓  
齊圓差可合天五曰隨時隨地可求諸曜之經度  
蓋舊法欲得某日某曜經度必先推各曜冬至日  
所行宮度宿次後乃以各段日度比算得之今法  
不拘時日方所只檢本表一推步卽是六曰徑一  
圍三非弧矢眞法蓋古歷家以直線測圓形名曰  
弧矢法而算用徑一圍三謬也今立割圓八線表

其用簡而大弧矢等線但乘除一次便能得之非



若向之展轉商求累時方成一率者可比七曰球  
上三角三弧形非句股可盡蓋古法測天以句股  
爲本然句股弦乃三腰之形句與股交必爲直角  
遇斜角則句股窮矣且天爲圓球其面上與諸道  
相割生多三弧形因以測諸星經緯度分二者一  
句股不足以盡之恒星之議四一曰恒星本行卽  
所謂歲差從黃道極起算蓋各星距赤極度分古  
今不同其距赤道內外也亦古今不同而距黃極  
或距黃道內外則皆終古如一所以日月五星俱  
依黃道行其恒星本行應從黃極起算以爲歲差

潛菴先生史稿

歷志卷之七

三

之率二曰古今各宿度不同蓋恒星以黃道極爲  
極故各宿距星行度與赤道極時近時遠行漸近  
極卽赤極所出過距星線漸密其本宿赤道弧則  
校小漸遠極卽過距星線漸疏其本宿赤道弧則  
校大此緣二道二極不同故非距星有異行亦非  
距星有易位也如觜宿距星古測距參二度或一  
度半度又或五分今測之不啻無分且侵入參宿  
二十四分此非可證之一端乎三曰夜中測星定  
時蓋太陽依赤道左行每十五度爲一小時三度  
四十五分爲一刻今任指一星測之必校其本星



經行與太陽經行得相距若干度分又得其距子午圈前後若干度分則以加減推太陽距本圈若干因以變爲真時刻四曰宋時所定十二宮次在某宿度今不能定於某宿度蓋因恒星有本行宿度已右移故也太陽之議四一曰太陽盈縮之限非冬夏二至此限亦微有行動蓋舊法以冬夏二至爲太陽盈縮初末之限卽新法所謂最高及最高衝也因測冬至至春分又測春分至夏至中間日數不等覺冬至太陽行疾而盈夏至行遲而縮焉今新法亦測得自冬而夏自夏而冬或自春而

潛菴先生史稿

歷志卷之七

五

夏自夏而秋兩測中積非一算得此限不在二至已過六度有奇且年年行動初無一定之數二曰以圭表測冬夏二至非法之善蓋二至前後太陽南北之行甚微則表景長短之差亦微如冬夏至前後三日太陽一日南北行爲天度六十分之一設表長一丈冬夏至二日之景約差一分三十秒夫一分三十秒爲一日之差則測差一秒當爲六刻七分圭上一秒之差人目能保不誤乎且景符之光線闊亦不止數秒一秒得六刻有奇若測差

二二三秒算幾差二十刻又安所得準乎今法獨用



春秋二分蓋以此時太陽一日南北行二十四分計一日景差一寸二分卽測差一二秒算不滿一刻其差甚微校二至爲最密三日日出入分應從順天府起算蓋諸方北極出地不同晨昏時刻亦因以異大統依應天府推算是以晝夜長短未能合天甚至日月東西帶食所推未如所算多緣於此今悉依順天府改定四曰平節氣非天上真節氣蓋舊法氣策爲一十五萬二一八四三七五此乃歲周二十四分之一然太陽之行有盈有縮不得平分如以平數定春秋分則春分後天二日秋

潛菴先生史稿

歷志卷之七

三

分先天二日矣今悉改定太陰之議四一日朔望之外別有損益分一加減不足盡之蓋舊法定太陰平行一日爲十三度有奇算朔望別有加法減法大率爲五度有奇然兩弦時多寡不一此加減法不足以齊之卽授時亦言月朔望時一日平行十三度有奇朔望外平行數不定似明其理未著其法今於加減外再用一加減名爲二三均數理明而數亦盡二曰緯度不能定於五度時多時寡蓋緯度難定五度古今歷家俱言之以交食分數及交泛等測定黃白二道相距約五度然朔望外



兩道距度有損有益大距計五度三分度之一若  
一月有兩食其弦時用儀求距黃道度五度未能  
合天三日交行有損益分蓋羅喉計都卽正交中  
交行度古定交行一日逆行三分千百年俱爲平  
行今細測之月有時在交上以平求之必不合算  
因設一加減爲交行均數四曰天行無紫氣蓋舊  
謂紫氣生於閏餘又曰紫氣爲木之餘氣今細考  
諸曜此種行度無從而得無象可明則知作者爲  
妄增後來爲傳會交食之議四一曰日月景徑分  
恒不一蓋日月有時行最高有時行最庫因高庫

潛菴先生史稿

歷志卷之七

三

遂相距有遠近近則見大遠則見小又因遠近得  
太陰過景有時厚或薄所以徑分不能爲一  
二曰日食午正非中限乃以黃道九十度限爲中  
限蓋南北東西差皆以視度與實度相校而得日  
月之實度俱依黃道則視度安得不從黃道論其  
初末以求中限乎且黃道出地平上兩象限自有  
其高也亦自有其中也此理未明或有宜加反減  
宜減反加者凡日食加時不得合天皆緣於此三  
曰日食初虧復圓時刻多寡恒不一非三時折半  
之說蓋視差能變實行爲視行則以視差校食甚



前後鮮有不參差者夫視差既食甚前後不一又安能令視行前後一乎今以視行推變時刻則初虧復圓其不能恆爲一也明矣四口諸方各依地徑推算時刻及日食分蓋地面上見日月出沒與在中各有前後不同卽所得時刻亦不同故見食雖一而時刻異此日月食皆一理若日食則因視差隨地不一卽太陰視距不一所以見食分數亦因之異焉五緯之議三一曰五星應用太陽視行以段目定之不得蓋五星皆以太陽爲主其與太陽合伏也則疾行其與太陽衝也則退行且太陽

潛菴先生史稿

歷志卷之七

三

之行有遲有疾而五星亦各有本行外之太陽遲疾則合伏日數時多時寡自不可以段目定其度分二曰五星應加緯行蓋月有白道半在黃道內半在黃道外而五星亦然其出入各於黃道有定距度又土木火三星衝太陽緯大合伏太陽緯小金水二星順伏緯小逆伏緯大宜詳考之三曰測五星當用恆星爲準則蓋測星用黃道儀外宜用弧矢等儀將所測緯星視距三恆星若干度分依法布算方得本星真經緯度分或繪圖亦可免算

十二月十四日天經言大統載本年水星三月十



八日晨見至四月二十一日晨伏則前此皆見時  
矣新法載三四五六等月俱伏臣會同監正張守  
登等於四月十四日五鼓登臺測驗良久直至日  
出委無水星出見又於十七日再三詳測其不見  
也如故則是新法所算水星晨不見密合矣又大  
統載本年水星八月初七日晨伏不見至九月二  
十一日夕見則前此皆不見時矣新法載七月二  
十五日水星晨見至八月二十三日晨不見又八  
月十三日大統載木星在張一度新法算得在張  
四度是日子正初刻與軒轅大星同度同分臣因  
潛菴先生史稿

歷志  
卷之七

元

於八月十三日子時會同守登等測驗木星果與  
軒轅大星同在一線少頃水星晨見東方則是新  
法所算水星晨見又密合而木星與軒轅同度亦  
皆歷歷不爽矣本年八月二十七日新法算得木  
火月是日寅正二刻同在張六度三十三分大統  
載是日木在張四度火月張三度至期測得木火  
月果在同度一線上則是木火月同度又與新法  
脗合矣九年正月十五日辛酉曉望月食天經及  
大統回回歷科各預推順天虧復食甚分秒時刻  
天經恐至期雲掩難見乃以法併推各省奏遣官



生赴河南山西分行測驗至期天經與羅雅谷湯若望大理寺評事王應遴禮部祠祭司主事李焯等同赴觀象臺而文魁亦在焉候至初虧臺官用簡儀測月得在卯初一刻四十三分與天經等所推合又同時用立運儀測得去極七十九度七十分校文魁所推差四度至食甚大統推食三十分十五秒月末入見食一分五十四秒回回推食一分九十三秒月末入見食三十五秒文魁推食四分三十一秒在天見食三分八十二秒是皆未至食甚月已西入地平而西局獨推食甚月在地平

潛菴先生史稿

歷志卷之七

三

土高四度二十分見食三分八秒月末入見復光六十五秒維時用立運儀測得月果西高四度餘政西局所推食甚時也復用簡儀測月得在卯正一刻與天經等所推又合良久至卯正二刻月光漸復而各法俱不得仍執帶食之說矣已而河南奏報月初虧時用象限儀測角宿南星西高三十七度二十七分推得爲寅正四刻內五十六分食甚測河鼓中星東高四十度弱推得卯正一刻內一十三分見食三分有奇復光未幾旋入地平與

原推一一脗合而山西咨報望前測太原北極高



三十七度四十四分至食時雲掩無從考驗虧復是月得旨測驗月食新法爲近但以十三日爲雨水其再奏明天經覆言大統推本年正月十五日辛酉子正二刻雨水新法推本年正月十三日己未卯初二刻八分雨水兩法相校先後幾差二日而臣豈無說而敢臆爲創改乎蓋論節氣有二法一爲平節氣一爲定節氣平節氣者以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五爲歲實而以二十四平分之計日定率每得一十五日二千一百八十四分三十七秒五十微爲一節氣故從歲前冬至起算必越六

潛菴先生史稿

歷志卷之七

三

十日八十七刻有奇而始歷雨水舊法所推十五日子正二刻者此也日度之節氣也定節氣者以三百六十爲周天度而亦以二十四平分之因天立差每得一十五度爲一節氣故從歲前冬至起算考定太陽所躔宿次止須五十九日二刻有奇而已滿六十度新法所推十三日卯初二刻八分雨水者此也天度之節氣也蓋太陽之行有盈有縮日日不等冬至後行盈盈則其行疾一日行天一度有奇夏至後行縮縮則其行遲一日所行不及一度此非用法加減之必不合天顧可拘泥氣



策以平分歲實乎請以春秋分證之舊法推本年  
二月十六日巳正四刻春分新法則推十四日卯  
正三刻五分而舊法亦於本月十四日下注晝五  
十刻夜五十刻矣舊法又推本年八月二十三  
日丑初三刻秋分新法則推二十五日丑初初刻十  
分而舊法隨於本月二十五日下注晝五十刻夜  
五十刻矣顧名思義分者黃赤二道相交之點太  
陽行至此點晝夜之時刻各等過此則分內外而  
晝夜遂有長短乃晝夜平分在二月十四日與八  
月二十五日而春秋分顧推十六日與二十三日

潛菴先生史稿

歷志  
卷之七

三

乎知春秋分則知各節氣知各節氣則知雨水臣  
前疏所謂冬夏二至並差時刻餘則有差至一日  
二日者正指是也已而天經於二分屆期會部員  
及監局官生每午赴臺以象限儀累測午正太陽  
高度得二月十四日高五十度八分十五日高五  
十度三十三分八月二十四日高五十度一十五  
分二十五日高四十九度五十二分終測天經曰  
夫春秋分者黃赤二道相交太陽至此平分天中  
如京師北極出地三十九度五十五分則赤道應  
高五十度五分自南往北者高度必漸多自北往



南者高度必漸少理甚明也今置二月十四日所測加以地半徑二分校赤道已多五分蓋原推春分在卯正二刻五分至午正已過二十一刻五分矣是時太陽緯行每日二十四分弱時越二十一刻五分則緯行應加五分強所謂自南在北高度漸多也至十五日并地半徑已多至二十分况十六日乎置八月二十五日所測加以地半徑校赤道少一十一分蓋原推秋分在丑初初刻十分至午正乃過四十三刻五分則緯行應減一十一分所謂自北往南高度漸少也若二十四日并地半

潛菴先生史稿

歷志卷之七

三

徑已多一十二分况二十三日乎既又以節氣圖示之曰內規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者日度也外規分三百六十度者天度也舊法計日定率每得十五日二千一百八十四分有奇爲一氣而新法止取天度十五焉故自冬至起筭越九十一日三十一刻六分而始歷春分者日度爲之限也乃在天則已踰限二度餘矣又越二百七十三日九十三刻一十九分而即交秋分者亦日度爲之限也乃在天所不及者尚二度餘矣豈非舊法

春分每後天二日秋分每先天二日耶於是具顛



未奏聞是歲冬進天經山東按察使仍管歷務干  
年正月辛丑朔日食天經等預推京師見食一分  
一十秒初虧午正二刻五十六分食甚未初一刻  
八十三分復圓未正初刻六十二分應天見食二  
分二十二秒初虧午正初刻八十三分食甚未初  
二刻七十六分復圓申初初刻四十二分濟南見  
食二分三十三秒初虧午正二刻七十六分食甚  
未初二刻五十六分復圓未正二刻七分福州見  
食四分二十二秒初虧午正初刻六十二分食甚  
未初二刻六十九分復圓申初初刻三十五分杭

潛菴先生史稿

歷志  
卷之七

三

州見食四分四十秒初虧午正二刻七分食甚未  
正初刻三分復圓申初一刻六十九分朝鮮見食  
三分八十六秒初虧未初初刻九十分食甚未正  
二刻二分復圓申初二刻八十三分南昌見食二  
分九十七秒初虧午初三刻四十二分食甚未初  
初刻八十三分復圓未正一刻九十分武昌見食  
一分八十九秒初虧午初三刻二十五分食甚未  
初初刻六十九分復圓未正一刻六十九分開封  
見食一分四十八秒初虧午正初刻五十五分食  
甚未初初刻五十六分復圓未正初刻二十一分



廣州見食三分九十三秒初虧午正初刻六十九分食甚未初一刻六十九分復圓未正二刻三十五分太原不見食桂林見食一分八十九秒初虧午初一刻四十九分食甚午正二刻七分復圓未初二刻四十二分西安見食二十五秒與不見食等貴陽見食九十五秒初虧已正三刻七十六分食甚午初一刻八十三分復圓午正三刻二分成都見食九十二秒初虧午初一刻六十九分食甚午正一刻二十一分復圓未初初刻五十五分雲南見食一十六秒與不見食等食甚日躔黃道女

潛菴先生史稿

歷志卷之七

三

宿初度一十分依赤道爲女宿二度一十六分而大統歷推食一分六十三秒回回歷推食三分七十秒東局推止有游氣侵光三十餘秒已而會同測驗惟天經所推爲密十一年正月詔仍行大統歷如交食經緯晦朔弦望因年遠有差者準傍求參考新法推測屢近許同回科存監學習魏象乾等賜白金紵絲散遣回籍七月進天經光祿寺卿仍管歷務十四年十二月天經言大統置閏但論月無中氣臣局新法尤視合朔後先今所進十五年新歷其十月十二月中氣適交次月合朔時



刻之前所以月內雖無中氣而實非閏月蓋氣在朔前卽此氣尚屬前月之晦也至十六年正月後止有驚蟄一節而春分中氣交次月合朔之後則其月當閏無疑也十六年二月乙丑朔日食新法推京師見日食分秒已而又皆驗八月詔西法果密卽改爲大統歷法通行天下無何遇國變竟未施行

文簡意暢叙新法處詮次校詳會於法者深也

潛菴先生史稿

歷志卷之七

三

文簡意暢叙新法處詮次校詳會於法者深也

潛菴

潛菴先生史稿

潛菴先生史稿

潛菴先生史稿

潛菴先生史稿



潛庵先生擬明史稿卷之八

睢州湯 斌潛菴擬

同里田蘭芳 篔山評

高文昭章睿景純七朝后妃傳

孝慈高皇后姓馬氏宿州閔子鄉人宋太保默之後父馬公游俠尚節槩母鄭氏早卒馬公素善郭子興嘗避仇客濠以后託子興尋亦卒子興育之如已女既奇太祖遂以配焉后聰明有智鑒好書史太祖在軍有劄記輒命后掌之倉卒未嘗遺失子興信讒多猜忌后善事其妻張氏彌縫闕略疑

潛菴先生史稿

后妃傳卷之八

累漸釋太祖克太平后率將士家屬渡江龍灣之役盡發宮中金帛犒戰士嘗謂太祖曰定天下以不嗜殺人爲本人心所歸即天命也太祖深然之

叅軍郭景祥守和州人有言其子持稍欲殺父者太祖將行誅后曰景祥止一子人言或不實殺之絕其後矣太祖復察之果枉告后曰非汝言幾誤殺此子李文忠守嚴州楊憲言其不法事太祖欲召還后曰嚴州臨敵境不宜輕易將且文忠素賢憲言未可遽信太祖悟遂止文忠卒克杭州成犄

角之功者后之力也后既多所裨益太祖雅重之



卽帝位冊爲皇后嘗對羣臣以唐太宗長孫皇后相擬間以語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陛下不忘妾同貧賤願無忘羣臣共艱難且妾安敢比長孫皇后願陛下以堯舜爲法耳帝欲官后親族后曰陛下以聖德受命作事當爲後世法願無以爵祿私外戚帝善其言而止后勤於內治選女史數人日講說古訓至夜分不倦聞漢唐以後惟宋多賢后命女史錄其家法行事朝夕省覽或言宋仁厚太過者后曰過仁厚不猶愈於刻薄乎問女史黃老何教而竇太后好之對曰清靜無

潛菴先生史稿

后妃傳卷之八

二

爲若絕仁棄義民復孝慈是也后曰孝慈卽仁義事詎有絕仁義而爲孝慈者哉喜讀小學以爲言易曉事易行於人道無所不備請帝表章之帝性英斷威福不可測后能隨事規諫或因服御詰責左右輒曰陛下忘昔日艱難耶前殿決事或震怒及還宮后從容諫曰人無全才願陛下器使赦小過帝嘗霽容謝焉贊善李希顏教諸王經偶以管擊王額帝怒甚后曰惡有以堯舜之道教吾子顧怒之耶宋濂得罪幾不測后曰民家爲子弟請一

先生尙欲以禮全始終况貴爲天子乎其因事匡



救多類此帝嘗怒譴宮人后輒執付宮正司議罪  
帝問其故后曰妾聞賞罰惟公足以服人當怒行  
罰必有偏重付宮正則酌其平矣一日問帝今天  
下之民安乎帝曰后妃主內政此非爾所宜問也  
后曰陛下爲天下父妾忝爲天下母民猶子也子  
之安否何可不問歲凶憂形於色帝告以發倉廩  
賑恤后曰賑恤之有方不如蓄積之先備帝深然  
之諸將克元都輸其寶貨至京后曰元有是以  
不能守而失之意者貨財非寶帝王自有寶與帝  
曰朕知汝意蓋謂得賢爲寶耳后拜謝曰誠如陛

潛菴先生史稿

后妃傳  
卷之八

三

下言妾與陛下起貧賤至有今日恆恐驕縱生於  
奢侈危亡起於細微故願得賢人共理天下實大  
寶也嘗曰人主自奉欲薄養賢欲豐念京官俸入  
有限而家有遠近必有不能自給者仕宦亦難何  
獨百姓帝幸太學還后問太學生幾何曰數千曰  
人才衆矣諸生有廩食妻子無所仰給甯無累於  
心乎帝於京官時賜周恤於監生月賜糧給其家  
恩數甚優實自后發之帝嘗令應死囚築城贖罪  
后曰罰役贖罪至仁也但久困之囚加以勞役恐  
不免死亡帝遽罷其役悉釋之嘗謂帝曰事幾得



失本君心之邪正天下安危視民情之苦樂又曰  
法屢更必弊法弊則奸生民數擾必困民困則亂  
生帝歎曰至言也命女史書之於冊帝御膳后嘗  
躬自省視平居服大練澣濯之衣衾裯雖敝不忍  
易左右皆以爲太儉后曰吾聞古之后妃皆以富  
而能儉貴而能勤見稱史冊蓋奢侈之心易萌崇  
高之位難處吾日夜惕勵未嘗自寧欲以身先後  
宮爲國家惜福耳聞元世祖后袁故弓絃事亦命  
取練織爲被褥以惠貧老餘帛纒絲緝成衣裳賜  
諸王妃公主曰蠶桑不易此在民間猶爲難得汝

潛菴先生史稿

后妃傳  
卷之八

四

等生長富貴不可不知也命婦入朝廷接如家人  
禮念父母蚤亡言及未嘗不流涕帝感其意爲修  
墓建廟禮秩甚備洪武十五年得疾羣臣請禱祀  
求名醫后謂帝曰死生有命禱祀何益且醫何能  
活人陛下悼妾必殺醫是重妾過也疾亟帝問所  
欲言曰妾幸事陛下承宗廟母天下婦人之榮至  
此極矣尙何言惟願陛下求賢納諫慎終如始子  
孫皆賢臣民得所而已八月丙戌崩年五十一帝  
慟悼終身不復立后九月庚子堊孝陵謚曰孝慈  
皇后及小祥禮部奏今天下諸司致祭帝止之曰



后在時嘗不欲費天下財今令天下致祭非后意也宮人歌曰我后聖慈化行家邦撫我育我懷德難忘懷德難忘於千萬年泌彼下泉悠悠蒼天生皇子五人長懿文太子次秦王晉王太宗文皇帝周王皇女二人甯國公主安慶公主永樂九年加上尊謚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嘉靖十七年加上孝慈貞化哲仁順徽成天育聖至德高皇后

成穆貴妃孫氏先世陳州人父和卿仕元家江南

常州母晁氏妃性穎慧年十三父母亡隨仲兄範

潛菴先生史稿

后妃傳卷之八

五

避兵揚州遇青軍陷城元帥馬世龍得之育爲義女年十八太祖聞其有容德納焉卽帝位冊爲貴

妃位衆如上生四女洪武七年九月庚寅薨年三

十有二賜謚成穆帝以妃無子命吳王橚稱慈母

服喪三年東宮諸王皆暮勅儒臣作孝慈錄庶子

爲生母服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暮自妃始葬楮

岡賜妃兄瑛田租三百石令供歲祀後附葬孝陵

仁孝文皇后徐氏鳳陽人也父中山武寧王達母

謝氏后生有異質父母課以經史廣其知識后一

覽輒成誦由是博通羣籍見古人嘉言善行一再



恩輒曰此可倣而行也洪武九年正月冊爲燕王  
妃王之北平后從之內政肅然王起兵后畱與世  
子居守敵兵攻城甚急城中幾不支后親帥諸將  
校妻甲冑登城陣守城賴以完太宗卽位十一月  
壬辰制曰自古內治之隆率由女德媿汭嬪虞塗  
山翼夏姬周之盛本自姜任迄我皇考龍飛啟運  
身致太平惟是我皇妣孝慈高后坤元合德克相  
厥成爾徐氏爲朕正妃贊助藩國二十年於茲朕  
躬行天討無內顧之憂今克濟艱難肅清寰宇亦  
惟是爾協贊力朕登大寶其立爾爲皇皇后既正  
潛菴先生史稿

后妃傳  
卷之八

六

位中宮益自祗勵凡有獻納多當上意嘗言累年  
南北戰爭兵民俱敝宜與休息時帝用人頗以新  
舊爲間后諫曰人才難得昔伊尹佐湯太公翼武  
皆勝國人况今賢才乃太祖所遺乎宜釋猜嫌悉  
用之帝嘉納每燕閒與帝語及先朝事上問猶記  
憶先后遺言何者最要乎后歷舉以對無遺帝稱  
善弟增壽陰有翊戴功爲建文帝所殺至是帝將  
追命以爵后力言不可帝曰后欲爲漢明德耶顧  
今非以外戚故竟追封定國公命其子景昌襲爵  
命下乃以告后非后志也后以景昌年幼驟貴恐



負國恩爲先世辱請令就學帝從之初冊立皇太子封漢趙二王后曰太子天下本諸王藩屏所資願擇老成端士輔養德器會選宮僚勸帝仍用廷臣兼焉曰在使一則疑隙不生此誠先朝善制宜萬世守之帝以爲然后素愛太子仁厚而以漢庶人不雅馴頗厭之時時請帝早教帝亦以爲然其遠識如此帝勞於政事每日晡未食后亦不食以待嘗問陛下與共圖政理者誰何帝曰六卿治政務翰林職論思典詞命皆朝夕左右者也因請悉賜其命婦冠服鈔幣且手書諭之曰妻之事夫其

潛菴先生史稿

后妃傳卷之八

七

道豈止於衣服饋食必有德行之助焉古公侯夫人及大夫士之妻助成其夫之德化有形於詩歌載諸史冊者古今人豈相遠哉吾在宮中且夕侍上未嘗不以生民爲念每承顧問多見聽納今上所與共理者六卿翰林的臣數輩諸命婦詎無所以翊贊於內乎百姓安則國家安國家安則君臣同享富貴澤及子孫矣又召翰林學士解縉黃淮胡廣胡濙楊榮楊士奇金幼孜妻入見柔儀殿勞賜備至嘗觀女憲女戒諸書抽其要義作內訓二十篇又著勸善書後皆頒行天下永樂五年七月



乙未崩年四十有六生仁宗昭皇帝及漢庶人高  
照趙王高燧永安永平安成咸甯四公主后性不  
喜華飾自御儉素至病且大漸猶以民未休息爲  
念勸帝廣求人才辨別邪正勿棄小過教子孫以  
學親宗室以恩馭外戚以法戒太子曰夙夜勤恪  
敬事君父崩後帝念之不忘謂羣臣曰皇后仁明  
賢淑漢馬后唐長孫之倫也雖處深宮無一念不  
在生民今朕入宮不復聞直言矣是年十月甲午  
冊謚曰仁孝七年葬天壽山升祔太廟二十二年

仁宗卽位改葬長陵上尊謚曰仁孝慈懿誠明莊

潛菴先生史稿

后如傳  
卷之八

八

獻配天齊聖文皇后

孝誠昭皇后張氏河南永城人父騏兵馬指揮以

后貴封彭城伯見外戚傳洪武二十八年閏九月

壬午冊爲燕世子妃永樂二年夏四月甲戌冊爲

皇太子妃仁宗體肥碩不便騎射太宗恚之至命

有司減食物一日當是時漢王高煦強武當上意

仁宗在東宮瀕危居恆悵悵不樂后譬喻寬慰勉

以孝謹卒賴以全仁宗卽位立爲皇后明年仁宗

崩宣宗立尊爲皇太后太后念祖宗創業維艱諭

帝恪守成憲委任老成帝亦最孝一日奉太后遊



西苑帝躬掖太后輿上萬歲山奉觴上壽獻詩頌  
聖德太后悅酌酒賜帝且諭曰今天下幸無事吾  
母子得同此樂皆天與祖宗之賜惟此下民天與  
祖宗之赤子當加意愛養無使飢寒庶副天與祖  
宗之意帝拜稽首曰謹受教宣德五年二月帝以  
清明節近召蹇義楊士奇楊榮諭之曰皇太后篤  
念祖宗功德慮朕不克負荷昔漢明帝奉太后謁  
陵著于史冊今朕將奉太后謁二陵以慰聖心禮  
歟義等對曰太后聖孝陛下敬承之禮之正也帝  
以聞於太后太后喜越二日五軍嚴備供具出大

潛菴先生史稿

后妃傳  
卷之八

九

內不煩有司帝躬褰韉騎導太后輦至清河橋帝  
下馬扶輦過橋復騎遠近呼萬歲聲動林野至沙  
河帝指天壽山曰二陵在其下后望之愴然時陵  
旁居民迎拜道左太后顧謂帝曰百姓愛戴君上  
以能安之古帝王保有天下垂裕子孫令聞長世  
惟是能安民耳國家輕徭薄賦存恤竝獨庶幾爲  
民父母之道於是奉太后視道旁農家召其媪問  
所業及安否其婦女老幼皆歡喜踴躍應對質朴  
如家人然太后喜賜鈔帛飲食有進蔬食酒漿者  
太后嘗之舉以賜帝曰此農家味當知之明日見



扈從大臣張輔等於行殿慰勞甚至賜酒饌白金

此事自古

文綺有差還京命帝作賞春賦叙道中景物及農

所無寫得朴而縟

家作業之狀英宗卽位尊爲太皇太后以書戒兄

彭城伯景都督昇循禮度修恭儉自今惟朝朔望

老如

勿預政事不然有祖宗法在不敢赦楊士奇等言

語

都督昇賢非他外戚比願仍令與聞政事有詔不

許先是宣宗崩后取宮中一切玩好及不急之務

皆罷之禁中官毋得用事時英宗幼冲大臣請太

后垂簾視事不許曰毋壞我祖宗家法使母后預

政也是時政在臺閣委用三楊有詔凡朝廷大政

潛菴先生史稿

后妃傳卷之八

十

必先白太皇太后然後行太皇太后令悉付內閣

議決時王振有寵於帝太皇太后每數日必遣中

官至閣內問連日曾有何事商確卽以帖開某日

有某事來議如何施行太皇太后驗之有不付內

閣議者必召振責之正統二年春正月太皇太后

如漢廢昌邑節次

御便殿帝西向侍召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

楊榮楊溥尚書胡濙入朝左右女官雜佩刀劍儀

衛森然輔等西下侍太皇太后顧謂帝曰此五人

皆先朝簡任皇帝凡有行必與之計可否非五人

贊成不可行也帝跪受命有頃召太監王振至俯



伏階下太皇太后顏色頓異叱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賜汝死於是女官加刃振頸帝踞爲之請諸臣咸頓首太皇太后曰皇帝勿冲豈知若輩自古壞人國家多矣吾且聽皇帝及諸臣留振今後再干國事必罪不宥正統七年十月大漸召大臣問朝廷尙有何大事未舉者楊士奇對曰建文臨御天下四年當命史官修其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太宗詔收方孝孺文字者論死乞弛其禁太皇

太后默然士奇等頓首稱受顧命而出乙巳崩合

此謂之善將順  
見后爲功於時者甚大

葬獻陵后既崩王振遂用事未幾有土木之變人

潛菴先生史稿

后妃傳卷之八

十一

益追思后以爲宣英二朝天下治平羣賢在列后之力居多時稱女中堯舜后生宣宗章皇帝越王瞻墉襄王瞻埜十一月丁巳上尊謚曰孝誠恭肅

明德弘仁順天啟聖昭皇后祔廟

恭讓章皇后胡氏山東濟甯州人父榮以長女善

圖爲女官給事掖庭得授錦衣百戶后其第三女

也諱善祥永樂十五年七月冊封爲皇太孫妃二

十二年十月仁宗嗣位冊立爲皇太子妃洪熙元

年七月宣宗卽位立爲皇后當是時海內甯謐車

駕數事遊幸后每乘間規諷帝頗不懌后素貞靜



恬澹善病艱嗣而貴妃孫氏有子寵冠後宮宮中有諷后退遜者后表請閒居帝諭禮部曰比皇后胡氏自罹多病不能恭承祭養重以無子固懷謙

退上表請閒朕念夫婦之義拒而不從懇辭再三

亦明朝一六

益加倦切已從所志就閒別居其稱號服食侍從

煖

悉如舊冊孫氏爲皇后三年二月賜后號靜慈仙師退居長安宮皇太后念其賢甚憐之嘗召入清甯宮每燕會必命居孫后之上恩禮甚篤正統七年太后崩凡六宮有位號者皆得祭奠后不敢與孫后列乃同諸妃嬪祭奠因痛哭不已八年冬十

潛菴先生史稿

后妃傳卷之八

十一

月薨初后之將廢也帝召張輔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面諭之曰朕年三十未有子息中宮屢產不育日者言中宮祿命不宜男今幸貴妃有子必立爲嗣母以子貴自古有之但中宮如何處置因舉后過失數事榮曰如此則廢之可也帝曰有故事否義以宋仁宗廢郭后對士奇曰古人有言臣事帝后猶子事父母也子豈當議母且宋仁宗廢郭后孔道輔范仲淹率臺諫十數人叩宮門諫皆被黜史冊譏之今聞中宮過失皆非當廢之罪臣何敢將順議未決明日上召士奇榮至西角門問



議如何榮於懷中出一紙列后過失二十事曰卽此可廢帝覽二三事遽艱然曰渠曷嘗有此宗廟無神靈耶顧士奇曰爾何言對曰漢光武廢后詔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宋仁宗廢后後亦深悔願陛下三思帝不擇而罷他日又召問五人輔原吉言陛下慎處必求得當後獨召士奇士奇請問中宮與貴妃情誼何如帝曰平日極和睦今中宮病貴妃朝暮慰藉甚殷士奇曰如此惟乘后有疾導之辭讓則進退以禮帝深以爲然又數日召士奇曰卿言甚善中宮果欣然辭太后尚未聽中宮復潛菴先生史稿

后妃傳卷之八

三

堅辭必得請士奇因曰若然則願陛下待兩宮兩家如一昔宋仁宗廢郭后而待郭氏恩禮有加帝曰朕不食言后乃廢及薨孫后命廷臣議喪事時士奇在告諸臣就問之士奇曰當以后禮殮葬景陵諸臣曰此非中宮意士奇不答惟曰萬世罵名遂上議以嬪禮葬之金山后以無過廢宣宗晚年亦悔之歎曰此朕少年事欲復位號不果天順六年孫后崩皇后錢氏爲英宗言胡后賢而無罪廢爲仙師其死也人畏太后殮葬皆不如禮勸上復

其位號英宗召李賢問之賢對曰陛下此念天地



鬼神實式臨之然臣愚見願陵寢享殿神王皆更  
如奉先殿式庶幾稱陛下之明孝七年閏七月加  
謚曰恭讓誠順康穆靜慈章皇后修其陵寢不附  
廟此事惟楊士奇始終持正後來李賢亦  
好如楊榮蹇義敬宗夷簡之流奴材也

孝恭章皇后孫氏山東鄒平縣人父忠永城縣主  
簿以后貴封會昌伯后有殊色性機警彭城侯驥  
選勝孝誠皇后入宮時年十餘歲已而太宗爲太  
孫選濟甯胡皇后爲妃而以后爲嬪石宗臨御冊  
胡皇后爲皇太子妃并以妃冠服賜后宣德元年  
冊立胡皇后而后爲貴妃故事皇后金冊金寶皇  
潛菴先生史稿后妃傳  
卷之八

古

貴妃而下有冊無寶獨后有寵得請於太后特製  
金寶賜之遂爲定例當是時后寵冠後宮而胡后  
貞靜恬退且遭疾無子后陽朝暮慰藉而陰用計  
傾之會英宗皇帝生於是后寵愈盛帝遂有廢立  
之志使人諷胡后上表請閒后猶辭曰皇后病痊  
當有子妾子敢先皇后子耶帝於是立英宗爲皇  
太子宣德三年二月廢皇后胡氏下詔曰貴妃孫  
氏昔皇祖選嬪于朕十有餘年德義之茂冠於後  
宮實生長子爲皇太子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宜正  
位中宮三月癸未冊立爲皇后五年二月從太皇



太后謁陵英宗卽位尊爲皇太后正統十四年八月英宗北狩時京營單弱人情洶洶有建議南遷者太后用侍郎于謙策決意戰守勅郕王監國立皇庶長子爲皇太子己巳下詔曰邇因也先犯塞毒害生靈皇帝恐禍連宗社親率六師往正厥罪不意被畱朔漠尙念臣民不可無王茲於皇庶子三人中擇其長且賢者正位東宮仍命郕王爲輔代總國政撫安天下丙子文武大臣合辭請郕王卽位太后從之是爲景帝十二月丁未尊爲上聖皇太后時英宗在迤北太后時以貂裘等物寄之

潛菴先生史稿

后妃傳卷之八

五

及幽閉南內困憊殊至太后時時遣中使問遣保護百端得無恙焉天順元年二月英宗復辟召閣臣李賢等曰朕惟母后深恩無以爲報况朕居南內七年危疑之際實賴保全今又定策禁中俾朕復位欲效前代上徽號少伸孝情如何於是賢等擬上尊號曰聖烈慈壽皇太后二年正月己卯上寶冊頒詔天下六年九月乙未后崩乙卯上尊謚曰孝恭懿憲慈仁莊烈齊天配聖章皇后合葬景陵祔廟爰忠進封至安國公晉太保長孫繼宗嗣

會昌侯次四人皆都督子孫數十人皆官於朝



孝莊睿皇后錢氏直隸海州人先世萬一以軍功封昭勇將軍右金吾指揮使世其爵至后父貴中軍都督以女貴追贈安昌伯正統八年年十六册立爲皇后事上恭謹逮下有恩禮十四年英宗北狩后每夜哀籲天倦則卧地因損一股復以哭泣傷明傾宮中所有佐迎駕之費及在南城不自得后嘗曲爲慰解焉初景帝卽位遷居仁壽宮英宗復辟復正位中宮待景皇后有恩禮申明胡皇后之冤復其位號弟欽鍾皆以從上北征沒土木帝念之欲封其子雄后輒辭謝帝以是重之然竟無

潛菴先生史稿

后妃傳卷之八

末

子妃周氏生子是爲憲宗天順八年春正月帝不豫召皇太子曰后名位素定當孝養以終年與朕合葬憲宗卽位尊爲皇太后加號慈懿而尊其所生母貴妃周氏爲太后成化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后崩年四十三位中宮者蓋二十三年初將上兩宮徽號內臣夏時倡言錢后久病宜止尊所生母爲太后大學士李賢曰天子新卽位四海顛望宜遵遺詔庶幾順天理合人心彭時曰朝廷所以服天下惟在正綱常若止尊所生恐損聖德夏時曰待請命少頃傳旨曰子爲皇帝母當爲太后豈



有無子而稱太后者宣德時有例彭時曰今日事  
與宣德殊昔胡后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  
尊號今名分固在豈得有疑議若阿諛順從是萬  
世罪人也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爲欲全皇上聖德  
耳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爲宜衆然之特再  
入請命良久出曰得上再三勸諭蒙俞允矣將草  
詔李賢彭時復議曰同尊是矣然正宮例加二字  
不然則無分別於是尊后爲慈懿皇太后頒詔天  
下及是后崩復詔禮部會議葬禮彭時曰梓宮  
當合葬裕陵神主當祔廟內臣惟懷恩以爲正夏  
潛菴先生史稿

后妃傳  
卷之八

十七

時曰慈懿無子且有疾豈宜入山陵第比胡后例  
可彭時曰太后母儀天下垂三十年臣子豈忍別  
議一或垂禮奚示天下彭時謂廷臣曰此事當力  
爭不可使上有失德翼日帝御文華殿召輔臣至  
問曰慈懿禮將何如彭時曰陛下孝事兩宮聖德  
彰著今合葬裕陵大孝乃全商輅曰外議洵洵若  
不耐葬則人心不服如聖德何劉健曰孝者從義  
不從令帝默然良久曰合葬固是孝若因此失聖  
母心豈得爲孝彭時曰皇上大孝當以先帝之心  
爲心先帝待慈懿始終如一今安諸左虛其右則



兩全庶不失先帝意上領之明日大臣奏言大行  
慈懿皇太后作配英廟正位中宮皇上嗣位已伸  
尊稱先帝夫婦之倫陛下母子之義無容議矣今  
壽終之後所宜合葬裕陵祔享太廟乃聞欲別卜  
葬地是必以皇太后千秋萬年後當與先帝並尊  
陵廟自嫌二后並配非本朝制耳夫有三太后自  
今日始則並祔陵廟亦當自今日始且前代一帝  
二后並配陵廟者未易悉數卽漢文帝尊薄太后  
呂后雖得罪宗社卒與高帝並葬長陵宋仁宗追  
尊李宸妃劉后雖無子與真宗同享太廟是二君

潛菴先生史稿

后妃傳  
卷之八

六

者未聞以二后遺譏而薄后宸妃未聞以並配失  
尊也今陛下奈何不遵先帝遺詔而見反出漢文  
宋仁下令慈懿皇太后不得與呂氏劉氏同尊享  
乎且千秋萬年後皇太后與慈懿同在陵廟使後  
世知生存之日雍和無間永久之後並美無窮是  
臣等所深願也疏入猶命集羣臣議於是尚書姚  
夔詹事柯潛給事中魏元等皆執奏如初尚書李  
秉等復上疏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陛下有祖宗  
之天下則當守祖宗之成法今以母后私違先帝  
意壞祖宗成法如大孝何疏上復率文武百官跪



伏文華門候旨自己至申帝覽奏爲懇請於皇太后稍見從遂出數奏同詞批答曰卿等所言皆合朕意合葬之禮蒙允行矣於是皆呼萬歲而退蓋上純孝兩宮無間議葬原非出上意云明日上尊號曰孝莊獻穆宏惠顯仁恭天欽聖睿皇后

孝肅皇后周氏直隸昌平人父能以后貴追贈慶雲伯后初以宮人侍英宗以正統十二年十月生太子是爲憲宗天順元年四月冊爲貴妃八年憲宗卽位尊爲皇太后與慈懿並是時孝宗生西宮母紀氏薨貴妃萬氏謀不測太后育之宮中飲食

潛菴先生史稿

后妃傳卷之八

十九

起居必親視焉卒賴以亡恙成化二十三年四月丙寅上徽號曰聖慈仁壽皇太后是年十月乙亥孝宗卽位加太皇太后七年七月不豫孝宗寢食不安夜起焚香祝天會春郊當宴以太后疾詔罷至是后體康復乃作誥諭略曰粵自英皇厭代予正位長樂憲宗皇帝克盡子道以天下養二十四年無異一日皇帝嗣位實能繼述先志敦尚彝倫奉養之禮至隆厚矣予偶嬰瘍疾皇帝夜起籲天爲予請命春郊罷宴問視惟勤頃者醫藥奏功食飲如舊老年疾體竟底康甯以昔視今父子一道



予甚嘉焉蓋后遘疾時感上誠孝謂天下物皆帝  
所有無以爲報故託之文辭以彰聖孝且命副藏  
內閣傳之無窮焉帝亦奉表稱謝十一年十月清  
甯宮災后居仁壽宮十二年十二月清甯宮成后  
遷居焉先是后外家有賜田本官地有司請釐正  
帝難焉后聞曰皇帝爲國守法奈何吾以家事撓  
之竟歸其地于官十七年三月壬戌崩已巳上尊  
謚曰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成聖太皇太后合  
葬裕陵祀奉慈殿初懿懿崩已有周太后他日並  
祔陵廟之議至是帝召大學士劉健等至暖閣出  
潛菴先生史稿 后妃傳  
卷之八

三

裕陵圖相示言孝莊元堂與英廟皇堂相去數丈

人主壽然發仁孝之音人臣侃侃

間隔不通曰此大非禮健等曰成化初事有難處

執守正之見當上下情誼熙和議論合禮令人

臣子姑委曲將順帝曰此皆內臣所爲內臣有幾

想吁嗚靜喻景象

人識道理者昨見彭時姚夔奏章先朝大臣忠厚

爲國如此因論祔廟禮健等奏先年雖定二后並

配享英廟其實漢以前惟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

宋亦有二后並祔者帝曰事須師古末世鄙褻不

足學宗廟至重豈可僭差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恩  
德深重朕何敢忘但我朝祖宗以來無並祔事壞  
法安可自朕始欲于仁壽宮前殿別奉祀焉尚書



吳寬奏魯頌闕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爲別廟漢唐以來亦然至宋始有並耐祭者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非後世子孫追尊之比惟李宸妃沒仁宗悲慟乃追尊耐祭非禮不足法帝以爲然於是遂定祀於奉慈殿中外翕然稱合禮云嘉靖時奉主於陵殿止稱皇后父能晉太傅加寧國公后弟壽嗣慶雲侯彧封長甯伯尋世襲壽子璋瑾瓚瑛彧子瑋瑄皆授錦衣錦指揮

景皇后汪氏順天人父瑛兵馬指揮正統十年八

月丙寅冊封郕王妃十四年十二月甲寅郕王以

潛菴先生史稿

后妃傳卷之八

三

監國卽位冊爲皇后景帝廢憲宗爲沂王欲立其長子見濟爲皇太子后執不可且曰恐礙監國之稱帝不悅三年五月遂廢居別宮而以見濟母杭

氏爲皇后甲戌禮部郎中章綸上弭災疏首請復

后中宮忤旨逮繫榜掠幾死英宗復辟仍稱郕王

妃景帝崩議令后殉賴李賢言遂寢憲宗旣復東

宮極感后意所以禮奉之甚隆尤見愛於太皇太

后旣遷居舊邸每遇節序必邀入宮中叙家人禮

當遷舊邸時英宗以問李賢賢對曰於禮甚愜但

用度不可缺帝曰更欲加厚又憲宗爲之護持故



服食供帳頗饒裕焉然性沈毅不能委曲一日英宗入內帑求故所繫玉玲瓏知在汪所左右勸后出還上后堅不肯後語人云是實有之吾謂景泰雖廢亦嘗爲天子七年一腰繫何不可消受乃見迫耶且景泰天下尚歸之上何有此數片玉當上索時吾實怒而沈之井矣其不欲與時俛仰如此后與景帝齊年宏治中猶存正德元年十二月始薨帝爲輟朝三日用皇妃禮合葬金山明年上尊謚曰貞惠安和景皇后杭氏生懷愍太子見濟景帝立爲皇后以景泰七年二月庚子薨謚肅孝耐

潛菴先生史稿

后妃傳卷之八

五

廟天順元年禮部尚書胡濙等奏陛下正位改元杭氏以弟婦倨列太廟時享不便拜謁當遷別室詔從之二月庚子革封號爲庶人賢妃李氏先景帝薨謚恭靖

憲宗純皇帝廢后吳氏順天人父俊以女貴官都督同知天順八年秋七月冊爲皇后初帝在東宮英宗爲擇配得十二人選王氏吳氏柏氏雷宮中及卽位太監牛玉用事俊與深相結故吳氏得冊立爲后非帝意也甫逾月下詔勒上冊寶廢居閒宮於是下玉詔獄俊及子雄皆遣戍登州衛後孝



宗生紀后暴卒萬妃方專寵如虐賴后保抱惟謹  
故得免於禍孝宗卽位念其德命宮中進膳御服  
皆如母后儀官其兄子經爲錦衣衛千戶正德中  
薨以妃禮葬

孝貞純皇后王氏直隸上元人父鎮中軍都督憲  
宗爲太子選入宮吳后旣廢其年十月册立爲皇  
后后本英廟所親選且柔順純和言動合度旣正  
位中宮益宏逮下之德時萬妃寵冠後宮后處之  
坦然孝宗卽位尊爲皇太后武宗卽位加尊太皇  
太后正德五年上尊號曰慈聖康壽太皇太后十  
潛菴先生史稿后妃傳卷之八

三年二月崩合葬茂陵三月上尊謚曰孝貞莊懿  
恭靖仁慈欽天輔聖純皇后祔太廟父鎮追贈阜  
國公謚康穆兄源封瑞安伯予世券尋進侯加太  
傅贈太師謚榮靖弟清封崇善伯濬封安仁伯源  
子橋嗣瑞安伯

貴妃萬氏山東諸城人父貴爲縣吏坐事徙霸州  
生妃四歲入掖庭爲聖烈孫太后宮女及笄侍憲  
宗於青宮性諳善媚帝卽位遂專寵皇后吳氏之  
廢實由妃及孝貞正位中宮每以厚德優容之册  
封爲貴妃益尚機黠六宮希得進御帝每游幸宮



中妃嘗戎服爲先驅生皇子祐極帝喜甚至爲遣  
中使四出祈祐山川立爲太子逾月薨妃亦自是  
不復娠矣數年儲嗣未定中外爲憂言者每勸上  
溥恩澤然未敢顯言妃之妬也惟給事中李森言  
及之而寵乃益甚初居昭德宮後移安喜宮進封  
皇貴妃服用器物窮極僭擬父貴授都督兄通授  
都指揮使兄妻王氏出入掖庭權寵震一時大學  
士萬安聯爲同宗與劉吉皆附之凡朝士無恥希  
進者蟬集其家會彗星屢見大學士彭時疏言外  
廷大政固所當先而宮中根本亦爲至急凡女子

潛菴先生史稿

后妃傳  
卷之八

三

中年無子雖有所生亦多不育諺云子出多母今  
宮嬪數多宜生者衆然數年未聞焉必愛有所專  
過生之期故也伏望舍其舊而新是圖務正各分  
均恩愛以廣繼嗣爲宗社大計則人心安而災異  
息矣禮部尚書姚夔亦以爲言帝皆優詔答之曰  
內事朕自有處尋六科給事中魏元等上疏曰竊  
見年來災異疊仍近日彗星光拂台垣人心恟懼  
皆陰盛陽微之證也臣聞君之於后猶天之於地  
不可參貳今道路訛言陛下於中宮或有參貳之

者大臣嘗以爲言陛下謂內事朕自處置屏息傾



聽將及半年而昭德宮進膳不減中宮不增宮墻雖深而視聽甚近祔席雖微而縣象甚著陛下震位尚虛豈可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一付於愛專情一之所而不求子孫衆多以固國本安民心哉伏願思祖宗傳體之重明伉儷之義嚴嫡庶之分使陰陽各歸其分宗社萬年之基將在於此御史康永韶等亦以爲言帝覽之置弗省也妃益驕恣四方所進奇貨皆歸之中費用事者一忤妃意輒見斥逐一時佞倖如錢能覃勤汪直梁芳韋興輩皆假貢獻內結歡妃因作威福至於弄兵構禍皆妃

潛菴先生史稿

后妃傳卷之八

三

主之也妃遜居西宮生子數年出妃飲之酒中醜而薨梁芳韋興等承望如意作奇技淫巧禱祠宮觀及採買寶石帑藏爲之一空帝一日指示芳等曰帑藏之空皆由汝二人吾不與汝計後人必有罪汝者蓋指東宮也芳等退而懼帝方鍾愛興王或爲芳等謀曰不如語昭德勸上易之立興王是昭德無子而有子興王無國而有國如此共保富貴無窮豈直免禍哉芳然之言于妃妃力勸上易儲會泰山震臺官奏應在東朝不寤帝領之意遂寢二十三年春帝郊祀大霧人皆驚明日慶成



宴罷帝還宮忽報妃薨妃體豐肥是日以拂子撻一宮人怒甚遂病痰死帝聞憮然曰萬便長去吾亦安能久乎爲輟視朝七日謚恭肅端慎榮靖葬天壽山至宏治初言者藉藉有云母后遺痛未伸宜廢妃號籍其家賴天子仁厚重違先帝意卒置不究云

孝惠皇太后邵氏杭州昌化人知書有容色年十四聘者七人皆死一指揮聘之已上馬迎矣墜而死其父林充漕卒攜至京師選入掖庭成化十二年冊爲宸妃二十三年封貴妃王興王祐杭岐王

潛菴先生史稿

后妃傳卷之八

三

祐榆雍王祐樛世宗入繼大統進稱皇太后太后老且盲矣喜其孫爲皇帝以手摸世宗身頂至踵上尊號曰壽安皇太后大赦天下封弟喜昌化伯十一月庚申后崩癸未命擇葬地初卜椽子嶺而帝意欲附近茂陵數降旨集議大學士楊廷和等言昔宋甯宗欲耐孝宗於裕思諸陵朱熹以爲祖陵不當數興工作驚動神靈請如原議卜宅椽子嶺便帝猶豫未允後用工部侍郎賈詠奏卒葬茂陵明年上尊謚曰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祐聖皇太后已加稱太皇太后尊奉主陵廟



